

漓江出版社

赵辛予 著

ZUQI



租妻



租妻

漓江出版社
赵辛予 著

租 妻

赵辛予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华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2 字数 218,000

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9,200 册

ISBN7—5407—0816—2/I·577

定价:4.25 元



赵辛子，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

生活道路坎坷

蹒跚中走过三十余龄

曾务农，当挑夫

做工人，修理铁路

为《孩子王》也竟五年整

大学毕业后当过记者

再做编辑

业余写作如事农耕

已著有《秘密追踪》

此书是为

写画人生的心声

平生喜看

高崖飞瀑，风中帆影

却切记

世间永恒者唯有真诚

序 言

敏 岐

近些年，辛予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，读后，很想写点文字。笔还未动，就应辛予之约，去他的故乡平南，参加之桄的作品讨论会，在此期间，我还和辛予一起，访问了他出生并生活了廿年的丹竹镇，一路听他讲自己年轻却又相当凝重的生活经历。本来，就评论作家的作品来说，情况了解得越多，文章就更好写。但这次不然。从平南和丹竹归来，不知为什么，心情变得那么沉重，几次提笔，都未能成篇。结果，评论文字还没写出，《小镇五把刀》（出版时易名为《租妻》）就将问世了。

辛予是广西大学“文学七七”的，即老师们心中的“精英”之级。除学习成绩好，并经常写小说外，辛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，是毕业论文答辩。他毕业论文谈的是《从〈猫〉、〈围城〉试评钱钟书小说的历史地位》。那还是一九八一年，把钱先生的《围城》作为自己论文的选题，并给予准确的评价，在当时，是需要胆识的。这篇论文后来被收入《大学生优秀论文

选》。辛予一般是不怎么动感情的，但那次答辩，他就《围城》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，和《围城》的艺术特色和价值，动情地说了许多话，给我的印象，当时，他是在做着一些预言。十年过去，在席卷全国的“《围城》热”中，辛予的预言，全部实现。这些都在说明，还在大学学习时期，在许多方面，辛予就已相当成熟。

和少年经历的坎坷一样，辛予的毕业分配也有些曲折，后来才到了出版社。为此，出版社的朋友问及我时，我还热情推荐过。一年之后，我问出版社的朋友对辛予的印象，他表情严肃地吐出七个字：工作效率相当高。

这一评价，对辛予恰如其分。这“高”，同时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作为编辑，六年之间，编发的书稿有九十多种，近三千万字，其中不少书获奖，不少书受到社会好评，其效率不谓不惊人；而作为作家，在编务之余——这“余”是从自己本来就很不够的休息时间里硬挤出来的——不断有作品问世，仅个人结集出版的《租妻》，已是辛予的第三个集子了。

收入《租妻》里的相当部分作品，在结集之前，我都读过。这些作品我是喜欢的。我喜欢作家笔下小镇的特有情调。我喜欢一些作品的巧妙而又不着斧痕的艺术结构。我喜欢辛予那时庄时谐，时而细腻时而粗犷的不同的笔墨。我喜欢作品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。这种喜欢，因和辛予去一趟丹竹镇后，又增加了一层理解。过去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我只是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读，而去了丹竹镇，看了许多，听了许多，想了许多之后，我感到，我是在读文学作品，同时，又在读着严峻的“生活”。文学创作中的“生活”，近些年来，不少作家要极力“远离”，极力“淡化”，而辛予则不。《租妻》近六千字的《后记》中，

辛予绝大部分在谈“生活”：

丹竹镇是一个古风淳淳而又崇尚新潮的小镇，五行八作应有尽有，即是谓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我与三教九流，匠人百工，君子宵小都交往过，甬说与码头脚夫举杯共饮，与剃头师傅说鬼谈禅，与屠夫宰户杀牲放血，甚至与算命先生也能吹牛聊天。因此，我终于发现了社会的错综复杂，生活的斑驳陆离，更见识了各色人等的丰富多彩，人们个性的千差万别。我感到生活是一部大书……

回溯起来，我走的道路颇为坎坷，经历也颇为复杂，若不是求全责备地看问题，可以说工农商学兵干群加上知识分子的生活我都体验过；但是，我自知我最熟悉的还是小镇的生活和小镇的人……

摘此两段，就可看出，要不是这些“生活”，要不是“生活”中的人物在心中焦切地呼唤，编务如此之重的辛予，还会象挤血一样，挤出自己极可怜的“休息”时间去写他们；要是辛予自己没有那段极为复杂、极为坎坷的经历，没有那些与三教九流的人“杀牲放血”、“说鬼谈禅”的“生活”体验，他笔下的人物，会如此真实，如此生动，如此多彩多姿。正是因为不是玩，而是“生活”，我读着的是作家笔下的小镇，是小镇上各种人物的不同个性和命运，但脑子里映出的，并由此而联想到的，却是时代画卷的一角。它使人沉吟，它让人思索，它令人心里沉甸甸的。仅就这点，作为一个短篇小说集，就足可珍视了。

辛予视《租妻》这部书为自己的代表作。如前所说，对这个

集子，我也很喜欢。但我认为，它们还不是辛予成熟的作品。这不只是指其中个别略感粗疏的篇章，而是就整个集子而言。著名作家聂绀弩说：“人有至忧心发白，诗经大厄句长城”。辛予年岁并不大，但其经历，但其坎坷，虽非“大厄”，已颇近之。“经大厄”而后“句长城”，是坚实的人生：承认负荷的凝重，但又昂然站起。而这点，从集子里的作品看，从集子的《后记》看，从去丹竹辛予一路给我谈的话看，他是有的。因之，我认为，《租妻》是辛予可喜的收获，但更成熟的作品，当在这个集子之后。因为时代的造就，作为作家，辛予的心灵上，有这么一片沃土。而辛予还很年轻，接踵而至的花期，会使更具特色、更有份量的花朵，不断地开放出来。

对此，我深信不疑。

1991. 教师节. 于桂林

目 录

序 言.....	敏 歧
鯨 鱼.....	(1)
染棚哀乐.....	(13)
碑.....	(27)
古钗脚和屋漏痕.....	(41)
沾 光.....	(55)
老山进城.....	(69)
五 味.....	(85)
档 案.....	(101)
最后的移交手续.....	(109)
低飞的蜻蜓.....	(122)
失落的火花.....	(135)

建筑工程师的儿子.....	(150)
绝处逢生.....	(166)
房契纠纷.....	(180)
将军遗嘱.....	(192)
时 运.....	(204)
孝 子.....	(217)
村 事.....	(236)
小镇五把刀.....	(250)
笨屎虫丁.....	(262)
租 妻.....	(278)

生活这部大书.....	赵辛予(306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鯨 鱼

俗话说：“山高皇帝远。”

在我们这个乡间小镇，镇委会就是顶顶重要的党政军联合领导机构，可以说把握着全镇人的政治、经济命脉和生“息”予夺的大权。你想想，从企业生产到结婚登记，从新生儿入户到开档摆摊，哪一件不经过镇委会？

近十年来，在“煮晏佬”张阿闰的眼中，镇委会就等于旧时的衙门；门口挂的那个牌，就等于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；里面端坐的镇长，就等于父母官。所以，他平时不敢到这儿来。今天，他有天大的一事儿要见镇长，非得进去一趟不可了，也是揣着一颗惶惶惑惑的心进去的。

事儿真是太重要了！张阿闰的四个儿子都已长大，大的擦近三十，小的也二十出头，一个个等着娶老婆，要分居，原来的那间“白鸽笼”不够住了。这就很有力地说明他得另盖一间屋子，至少也得扩大一倍。要盖房，就得有屋地；要屋地，就得镇委会划一块。

事情就是这样清楚。

张阿闰走进镇……且慢，我们还是得说明一下，“煮晏佬”是怎么的一个角色。在我们小镇上，有的住家门口挂一个“代

客煮晏”的牌子，相当于酒店“杏帘招客饮”的作用。趁圩入镇的人们，肚子饿了，又不想到酒家饭店去破费太多，就可以走进这样的“煮晏铺”，拿出自带的米、菜，借个锅、灶煮起来，同样饭热菜香，落得经济便宜。四乡八垌的社员到镇上来，多半就是进这样的住家“消晏”的。张阿闰就靠收“代客煮晏”的小费维持生计，故名“煮晏佬”。

张阿闰走进镇委……且慢！我们还得补充几句：为了盖房，张阿闰作了充分的准备。他起早摸黑，苦熬苦攒了多少年。现在好了，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”了。正因为事情十分隆重，他半点不敢马虎。为了写一张“呈纸”，他嫌念过初中的三儿子，念过高中的小儿子都还不够文墨，而特地买了两包带锡纸的香烟，请镇上的一个有名望的老师来写，“呈纸”是这样写的：

报 告

敬重的镇委会：

本人张阿闰户，因为人口多，房屋挤窄不够住。儿子要结婚，没有房子。特要求划分地皮一块，起建房屋。鉴于本人煮晏生计所需，望划给菜市旁边周四的旧屋地为盼。敦上，至望！

此致

崇高的革命敬礼！

河面街居民张阿闰

1977年12月20日

报告上用了“敬重”、“崇高”、“革命”这样庄严的字眼，是他本人的意思，那个老师连想也不用想就写了出来，使张阿闰一阵感动一阵惊叹。他小心翼翼地拿到了这张纸，瞅准一个机

会，请镇长到自己的铺面里头，炒了一碗足足放了二两瘦肉、四羹花生油的米粉，请镇长吃了，才郑重地把报告递到了镇长的手心……这都是几天前的事了。一眨眼几天过去，事情却没有个回音，张阿闰着急起来了，想想没有办法，不得不硬着头皮上这儿来。

他走进了镇委会。不，确切地说，走进了他心目中的“衙门”。我们可以乘这个时机，好好认识一下主人公。张阿闰五十八岁，剃着一个光头，又瘦又黑的脸上纵横着苦瓜皮样的皱纹，两只眼睛放出慈祥而平和的光芒。背有点驼，上身穿着一件新换的黑粗布唐装衫，衣袖上分明有闪光的大块油渍。下身是一条又宽又大的灰裤子，着一双鞋头鞋帮均有补丁的解放鞋。从这一位的身上，我们不难看到，我们羲农后代所具有的那种平凡、朴实、勤俭的特点。不过，他作为张阿闰，自然有他不同常人之处。这，只要看他脚步迟缓、但并不迟钝，目光有点迟疑、但转动灵活，就可以瞧出：他并不乐于出入官地，不乏精明、世故而又带有小经纪人特有的狡黠……

“铛！”墙上的挂钟响了一下，他的心一震，好象听到了敲惊堂木。镇长坐在桌子前，正拿着一支香烟在镀银盒子上敲了两下，眼光不离一张报纸。张阿闰疾趋向前，赶忙掏出火柴，擦着火，给镇长点烟。然后陪着小心问：“镇长，我的报告……”

镇长吐了两口烟，才看看张阿闰，说：“八叔，本来，你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好办。可是你不是说要菜市旁边周四的旧屋地吗？”

张阿闰心头一紧。是的，那天请镇长吃炒粉，他请求划那块屋地给他。他看中了那块地方。当时镇长是答应“研究研究，尽量满足你的要求”的。现在，莫不是变卦了？他有点口吃地

说：“镇长，你……知道，我的……煮晏铺，最好是能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可那块地已划给陈正黎了。”

“陈正黎？”张阿闰的脸一下变了色，“我可是先报告……”

“哪里，是他先打的报告。这不，压在玻璃板下一个多礼拜了。我事情多……”

“你，你答应过我……”

“嘿，你这个人，也真是。事情嘛，总有个先来后到。镇上的事情那么多，工作头绪那么繁杂，没有日理万机，也日理百机的，我忙啊！”镇长抬眼看着墙上一面面的锦旗、奖状，脸上是一丝笑意。

看到镇长一本正经的扁平脸，张阿闰心发冷。他还想哀求，掏出带锡纸的香烟。镇长却严肃地摆了摆手，拿出一斤粮票和五毛钱，递到他手上，说：“这是那天吃炒粉的钱和粮票。八叔，打倒了‘四人帮’，可不兴这一套啦。再说，人家已经动工，总不能叫他拆吧？”

张阿闰觉得绝望了。他的手有点发抖，心里一团疑惑：不兴这一套啦？眼光发怔地看着镇长。镇长表露出一种真切的关心：“不过，你可以自己去找找陈正黎，也许他能通融通融。”

张阿闰象被蝎子咬了一口：“不，不！”

“那……你看吧，是要回报告，还是另划个地皮？”镇长不紧不慢地说了这两句，就低头去看报纸了。

报告自然不能要回，房子总得盖呀！张阿闰没精打采地从镇委会出来，一想到陈正黎已经动工，马上急慌慌地撒开脚步。转过菜市一看，他吃惊得张大了口。昨天还是空空的屋地，现在已经垒起几堆大石头，砌起了两尺多高的墙。几个泥水匠正在手脚麻利地敲石、吊线、砌墙。陈正黎全家出动，满头大汗

在搬石。旁边架着一个大铁镬，他家的丫头在烧火做饭。真是一派兴工动土热气腾腾的气象。

“这属兔的，真快当！”张阿闰咽了一口唾沫。这块上好的屋地，他不知相看过多少次，到底还是让人夺走了。

相信聪明的读者还记得，我们前面说过张阿闰是个“煮晏佬”。你如果了解小镇人的生活，就会非常地明白：煮晏铺的收入与煮晏铺的地点坐落有密切的关系，浅显地说，必须有个好铺位。张阿闰之所以看中那块屋地，就是因为它旁边就是热闹的菜市场，赶圩入市的乡下人要煮晏，一般都是到就近的地方。所以那块屋地极其理想。

他过去的煮晏铺位却不佳——太偏僻。靠近码头的转角处，多少生意都溜了。幸亏张阿闰待人热诚老实，什么人进他家煮晏，他都刷净锅头，劈好柴花，洗净碗筷恭候，绝不会偷揩人家的油水。记得有一次他老婆帮一伙卖柴人做饭吃，淘米时淘出了有半多斤在水里，偷笑着告诉他“捞了一个人头的晚饭”，他气得打了妻子一个耳光，说：“我们做这个生意，就靠的‘真诚’二字，你半斤米就给我卖光了！”事后拿出家里的半斤干米，赔给了人家，还道了几十个歉。张阿闰就靠的老实，赢得了乡下人的信赖，进过他家煮过晏的人，以后绝不会再进第二家。“张记煮晏铺”倒也不算冷清，把全家人都养大了。可是，要是有个更好的铺位，生意将兴隆多少啊！

现在，好铺位却让人要去了！“要不要去和他通融通融呢？”这个念头才一闪，他就吃惊得冷汗也冒出来：“不，不！”

那个正在光着膀子搬石的中年汉子，就是陈正黎，张阿闰和他可没少打交道。他是粮所的一个干部，四十岁刚出头，长得肥头大耳，肚囊厚实，在镇上是个有名人物。别看他见人先

带三分笑，肚里却净是算计人的主意。镇上人嘴爽，叫他“计祖”，他算计过的事情，别人就不用再费脑汁。有人夸张说：“他要做的事，你死也闭得眼。”张阿闰就让他暗算过。比如前几年家庭困难，养的几头猪喂不起黑市糠，张阿闰愁瘦了。这时陈正黎找到阿闰，提议合伙养，他负责找牌价糠，阿闰负责喂，猪上市时对半分。阿闰明知食亏，但迫于无奈，只好答应了。你想，他在粮所工作，还愁找不到糠？粮所的大米厂，每天出糠不知几千几万呢！半分力不出，年终却几百元入了袋。后来粮所处理把国家的糠私运回家的职工，陈正黎一点事没有，浑身清白——谁都知道他家里连鸡也不养，要糠干什么？陈正黎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张阿闰忍痛把一半卖猪款付给他时，心里在骂：“不劳而获的老狐狸！”

陈正黎历次运动都安然而过，奇怪的是还多次获评为“优秀职工”、“劳动模范”，镇长还号召过大家向他学习。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，更无法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。只知道他前不久翻新扩建了四大间夹一厅，青砖到顶，壮观堂皇。可是，他家只有六口人，为什么还要再建一间房子呢？

张阿闰想不透这个谜。他十分惋惜迟交了几天报告，好肉让这家伙叼走了。他再抬头时，陈正黎直起腰来擦汗，眼光射向这边来。张阿闰象看到了豹子眼，急急走开了。

回到家里，他心里象堵满了糙糠。屋子实在小得可怜，一排过八个灶占了小半间，劈好的柴又堆满了小半间，一直抵到阁楼下。全家六口人有五个塞在小阁楼上，老汉他自己在楼梯口睡，白天还得把床板拆除，以供走动。他坐在小板凳上，深深叹了口气。

他想盖房已经想了足足三十年了。老两口结婚时承继的

这间小屋的产业，到今天儿子又得结婚了，连一寸也未能扩大。是老汉没本事吗？不，他一世勤谨，精明持家，邻里都有口皆碑的。每天，天未亮他就起床了，然后一一叫醒老伴和儿子们。一家人除了小儿子做煮吃外，其余的分几路出去捡粪。转了一圈镇子附近，各家的门才伊呀打开。匆匆吃点早粥，然后各忙各的去。晚饭后也是去捡粪捡垃圾，不到小半夜不回家。每天捡回的粪，连同烧过的垃圾，搅和在猪粪人粪里，每到圩日就卖给生产队。一年四季都是这样辛勤过来，只有三个节加菜：清明、中秋、春节。衣服不轻易添置，鞋是从垃圾堆里捡回的破烂。这样精打细算，就是想盖间新房。屋子不体面些，儿子去哪里娶老婆呢？几次都攒好了钱，眼看得动工了，却飞来变故，最终都没盖成。五八年，买好了砖、瓦、木，一阵“共产风”共走了；六二年，连续的困难，攒的钱都拿来买糠填了肚；六八年，好容易又置好了材料，没想到被抬去垒了武斗工事，连渣也没得回；七五年，到周四那儿用几百元买下了屋地，突然被民兵抓到了镇革委，说是“助长资本主义”，挂牌游了街，屋地也没收了，害得躺了几个月床，后来一听说“镇委会”腿也发抖……

先几年，三个儿子去插队，指望能挣点钱减轻点家计，谁知屁！在生产队粮不够吃，还要回家来掏米缸。这样哪有钱剩？一直到今年几个儿子都回收到镇上，才减轻了点负担。可是一个煮晏佬有什么靠山？儿子还是得不到工作安排，只能到各单位去做点散工。小儿子继生运气好点，高中毕业后插了四年队，回收时送了七瓶酒给镇长，才安排在镇渔苗场。

小儿子继生是个猛性脾气，他不服气以前的建屋材料被无理“共产”，打了报告到县，上个月忽然有了回音：赔退五百